

空前浩劫

南京大屠殺之三

郭 岐

十九萬人慘遭掃射

谷壽夫是日本昭和軍閥中，慣於衝鋒陷陣，生性殘暴不仁的一員悍將。遠在前清光緒三十年（一九〇四）日俄戰爭時期，即已從軍，在我國東北與俄軍激戰，就曾為日軍立下功勳，從此在日本陸軍中不次擢升，青雲直上，民國二十六年（一九三七），亦即日俄戰後的二十二年，谷壽夫已洊升第六師團中將師團長，七七事變，中日大戰爆發，他在一月後率部來華，先後在蘆溝橋所在地的永定河上，以及河北保定、石家莊等處，投諸戰場，參與戰鬥。和當年所有的日軍將領一樣，拔扈驕橫，不可一世，沒有想到在南京會遭到我軍堅強的抵抗，使入侵初期的日軍，吃了很大的虧。第六師團谷壽夫部的驕兵悍將，從永定河打到南京，為期不過三四個月，然而沿途損兵折將，傷亡慘重。十一月底我首都保衛戰開始，谷壽夫的第六師團又被日軍第十軍軍長松井石根派充前鋒，在南京外圍和中華門，屢為我教導總隊所挫

，十二月十二日傍晚，方始在付出重大代價後，將我南京中華門攻陷，由谷壽夫的先頭部隊，利用繩梯爬上城牆越垣而入，因此，他們在老羞成怒之餘，一進南京便展開了有計劃的大規模屠殺。

根據戰後我國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，三十六年度審字第一號判決書所載：

「（谷壽夫）翌晨復率大軍進城，與中島、牛島、末松等部隊，分窺京市各區，展開大規模屠殺，繼日焚燒姦掠。查屠殺最慘厲之時期，厥為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至同月二十一日，亦即在谷壽夫部隊駐京之期間內。計於中華門外花神廟、寶塔橋、石觀音、下關草鞋峽等處，我被俘軍民遭日軍用機槍集體射殺，並焚屍滅跡者，有單耀亭等十九萬餘人。此外零星屠殺其屍體經慈善機關收埋者十五萬餘具。被害總數達三十萬人以上。屍橫遍地，慘絕人寰，其殘酷之情狀，尤非筆楮所忍形容。……」

這便是「南京大屠殺」一筆總的血債，首都南京城裏城外，慘遭屠戮的我國軍民在三十萬人

以上，單單是城內被害的人數也達十五萬餘人。相信這個數字，祇嫌過少，決不會多。

由於南京陷落時期，我改裝易服，暫時匿居義國總領事館，南京城外的空前大屠殺，我不曾親眼目覩，然而，却有許多位奇跡般死裏逃生的朋友、部下和相識者聲淚俱下的向我們泣訴，證諸三個月後我們一行冒死逃出南京，由下關到鎮江，沿江兩岸遍地都是死屍，僅祇巴斗山的一個山谷裏就有僵臥已歷三月的死屍達兩萬餘具之多，即可證明屠戮的慘況，尚不及親身經歷者所泣訴之萬一，那是絕對可以斷言的。

我的一名部下言心易上士，一向是我所部官兵中最勇敢，最忠實的一位士官，他在南京城陷兩週以後，身負重傷的找到了我，他一看見我便失聲痛哭，淚如雨下，然後，在我和同住難友多方勸慰之餘，方才勉力的暫止悲聲，斷斷續續，說出了他在下關江畔，一段令人髮指，欲哭無淚的悲慘遭遇——

十二月十三日南京城陷的那一天，言心易和

我的部隊失却了聯繫，他仗着自己有天不怕、地不怕的胆量，一股堅強的求生意念，雜在下關江邊人潮汹涌，萬頭攢動的友軍官兵之中，東奔西跑，擠來擠去，一心想着祇要能夠擠到江邊，隨便找到一件漂浮物，憑他的泳術和體力，也能泅到對岸去。

江邊空曠的地面上正在喊聲震天，脚步雷動。據言心易的估計，麤集在一起渡不過江去的我軍官兵，至少有好幾萬人，直把廣袤十數里的江岸擠得毫無空隙，好幾萬人正陷於一片大亂。陡然，遠處響起了軋軋的戰車聲響，和零零落落的槍聲，這時候，言心易業已聽見到處都有人在高喊着：

「鬼子來了，鬼子來了！」

喝令投江刺刀猛戳



首都保衛戰前，本文作者所攝之戎裝照，時任教導總隊輜重營長。

言心易踮起腳來極目張望，他還沒有看得見日本兵的影子，突然之間，戰車砲轟然齊發，機關槍嗒嗒的猛掃，下關江濱以數萬計喪失了戰鬥力的我軍官兵，立刻成爲了大隊日軍的活靶，槍砲猛擊，彈如雨下，成千上萬的徒手官兵一排排的倒下。言心易驟然悟及這是日軍有計劃的一場大屠殺，目的在將我數萬官兵盡殲無遺，祇是到處都是人牆，狂呼奔逃的我軍官兵時刻都在自相踐踏，日軍的戰車和熾烈的機槍火網，早已將每一條衝突逃生之路都加以嚴密封鎖，除了躍身江流餵之魚蝦，似乎誰都沒有逃生的機會。

下關江岸到處都在噴着火舌，每一秒都有成千上百的人中彈仆地，命喪黃泉。哀哭號叫之聲直入雲霄，其間却夾雜着屠殺者的猙獰大笑，時間似已凝止，生與死只隔一線，人世間最淒慘的景象於是猛一下子出現，斷脛刳腹，血流成河，然而在大砲機槍猛射之下急於逃生的人，却給槍林彈雨逼來又逃開去，言心易也在倉皇失措，沒命奔跑，但却一脚高一脚低的，踩着了這一位戰友的屍首又踏到了那一位，那時候除了拔步飛奔，腦海中鬚鬚渾渾噩噩的全無意識，漸漸的他感覺到地面上總是有人在拉住他的皮靴。迫不得已彎下腰去看一看，從鞋底到鞋面，紅漉漉濕膩膩的竟沾滿了一二寸厚的血膏，無辜慘死的數萬戰鬥夥伴的鮮血，由於天寒地凍，都凝結一團黏磯磯的血膏血漿了。

「立正！」

言心易驚了驚，回頭一望，却看見一名日本軍曹，威風凜凜的站在一處高地上，用中國話在喊口令。言心易趁此機會四下探望，方才猶在奪路逃生的數萬我國官兵，如今已有十中八九倒臥於血泊之中，鋒鏑餘生，幸末中彈，還在江邊死屍堆裏跑來跑去的，略略估計大概還有兩三千人，他正在想自己應該怎麼辦？日本軍曹的口令聲，又在接二連三的喊起來：

「向後轉！」

「開步走！」

言心易本能的來了一次「向後轉」，但是當他「開步走」時，却又遲疑了一下，中止了脚步。因爲他看清楚了，一向後轉時，浩浩蕩蕩，寒冽如冰的長江就在他的腳下，而且已經有不少人上了日軍的大當，撲通撲通的自己投下水去，一聲極喊，幾度掙扎，轉瞬之間便被汹涌的江水捲走。

日本人那裏是在槍砲齊下，一舉屠戮我數萬官兵後，動了惻隱之心，在放倖存者一條生路？他們是迫使碩果僅存的兩三千名官兵，自己投水自殺，免得他們多費手脚，這可以省下幾千發砲彈槍彈。堪嘆的是我軍殘存官兵「習慣成自然」，一聽口令便糊裏糊塗的跳了江。言心易直在警告自己，萬萬不再上當。可是，當日軍看到還有好幾百人在江邊徘徊，他們早有決心斬盡殺絕，一個活口也不留。於是，又是一陣機槍猛烈掃射。就在這最末一次的掃射裏，言心易驟然覺得腦後挨了一記重擊，使他身不由己的栽下地去。他曉得自己後腦中了一彈，以爲這一次必死無疑。

然而，他不曾想到所中的這一彈竟是斜斜的飛來，穿進了他的後腦皮，却未射進腦壳裏。他就這麼在後腦壳外留着一顆子彈，出了一陣子血，仆在一個死屍堆上。他始終保持神志清醒，而且也並不怎麼痛。

江濱的數萬官兵中彈的中彈，投水的投水，終於無一倖存了，然而日軍的心腸狠毒，唯恐還有漏網之魚。於是他們派出了大隊上好刺刀的士兵，到處翻檢我軍的屍體，還不會死透了的，頓時便是一頓刺刀亂戳。——言心易聽見有一名日兵靴聲窸窣，走到了他的後面。

十里江濱大屠殺場

言心易決定裝死，再怎樣也不吭一聲氣，牽動一下自己的肌膚，日本兵在他仆身所在之地停住了，先踢了他一脚，言心易竭力保持僵直，不作任何反應。然後，他發現自己頭頂上的鋼盔，被那名日本兵猛力的扯下，重重的往他胸口一砸。這一砸確實很痛，但是，言心易却仍然紋風不動。

由於言心易裝死裝得很像，日本兵不再疑惑他大難不死，一息尚存，大踏步的往前走，繼續翻檢其他的屍首。言心易就那麼直挺挺的趴着，他聽見日本軍官下令整隊，撤離，戰車鼓輪疾駛，屠殺者整隊離去。留下了江邊堆積如山的屍首，汨汨流淌的血泊，和古老的長江，在發出聲聲的嗚咽。天愁地慘，日夜無光，經過空前未有的次大屠殺。江濱重又歸於寂靜，數萬無辜的生靈，接受了人世間最殘酷的命運。

言心易唯恐日軍還有陰謀詭計，他依舊趴着不動。撲鼻而來，盡是一陣又一陣濃烈的，中人欲嘔的血腥，又彷彿聽見有野狗嗷嗷，羣鴉聒噪。往後證明，首都南京城裏城外三十多萬慘遭殺害的我國軍民屍肉與鮮血，曾經長時期的供養了不計其數的羣鴉與野狗。

腦中不斷的在反映大屠殺的慘況，也不知道時間過了多久，自己的傷勢究竟要不要緊。言心易終於聽到一個老年人的聲音，正在自遠而近的傳來，那位老年人用南京土音，直在唸着：

「阿彌陀佛，罪過罪過！」

一陣怦然心動；——許是自己得救了，但他還是沒敢睜開眼睛，僅祇震動了一下眼簾，天幸見，這一個動作被那位老年人瞧見了，他關懷的低下頭來問：

「你還沒有死呀？」

言心易這才把自己的眼睛睜開，望着那位老年人，急切的反問一句：

「鬼子走了沒有？」

老者連連的點着頭說：

「走了，全走了。」

於是，言心易這才欠身起立，由那位悲天憫人的老先生幫忙，找一塊布，裹好自己的傷口。裹傷時，他問那位老者說：

「這江邊上到處都是死屍，老人家，你來這裏幹麼，難道你不駭怕嗎？」

老人家輕緩的搖着頭說：

「我老了，沒什麼可怕的。我來是爲了想救活幾個人，可是，找了半天，只找到你一個。」

言心易便源源本本的告訴他，日軍的屠殺手段，是何等的毒辣，他們屠戮中國官兵，簡直就像是佈下了天羅地網，然後頭一遍用梳子梳，第二遍用篋子篋，第三遍再用剃刀刮，務使這數萬官兵，無一孑遺。因此，他勸那位老先生不必徒勞無功，白費氣力，不如早早離開這一處血腥場，活地獄。那位老者允可了，兩人這才雙雙離去。臨別時，老者還叮嚀言心易說：

「鬼子正在到處拉伕，你要小心一點啊！」

然而，腦壳帶着一顆子彈的言心易，後腦腫起了一大塊，終究還是被日本兵拉上了伕，帶傷做了幾天的苦工，方才乘間逃出，輾轉找到了我，淚下如雨的透露了十二月十三日的下關江濱慘劇。

我的朋友宗榮武先生，也是下關大屠殺的劫後餘生之一，他是從下關煤炭港逃出來的。據他作最保守的估計，煤炭港一地，被日軍屠戮的我國無辜民衆，至少也在二千人以上。

大烟，烟裏躲了三天

我國同胞每次逢到刀兵之災，在萬般無奈的時候，多半習於托庇於洋人，幾乎已經成爲各地皆然的慣例。下關煤炭港一帶的民衆，當然也不例外。就在煤炭港附近，設有英國人開設的和記洋行。所以，當日軍前鋒進迫下關，煤炭港陷落在即，那一帶的軍民，都爭先恐後的往和記洋行裏逃。

然而，這成千上萬的逃生者，全都忽略了一件事。那便是和記洋行建築堅固，牆垣高大，尙

且四週圍牆都是用鐵皮緊緊裹上的，鐵皮滑溜，沒有人能够爬得過去，同時，急切間也打不爛、撬不開。此所以，只要大門一關，就有如銅牆鐵壁一般，人人都唯有望牆興嘆。

那一天，當敵鋒驟至下關煤炭港，耀武揚威的日軍在後面趕，數以千計的我國軍民在急急奔向和記洋行，企圖逃生。可是，一到牆外，眼看大門已關，又無法越牆而入，這才人人高喊：「糟了，糟了！」兩三千我國軍民擠在牆外哭哭啼啼，呼天搶地，都急得一佛涅槃，二佛出世，大有上天無門，入地無路之概。而凶暴殘忍，先已殺紅了眼睛的日軍，却已挺刀持槍的追了上來。於是，一場天崩地坼，鬼神皆驚的屠殺，就在和記洋行圍牆外面展開。日軍開鎗射擊，刀砍刀搥，宛如虎入羊羣，一舉手一投足就是一條中國人命的終結。兩三千軍民唯有引頸就戮，束手待斃，哀哭慘叫的淒厲之聲，聲聞數里。有一位團長被日軍砍傷，又被推倒在水溝裏面，就此慘呼了整整一夜，方才死去，還有一位連長和日軍徒手搏鬥，被日軍一刺刀刺中了小腹，雪亮的刺刀，把花花綠綠的腸子都帶了出來。但是這位英勇的連長却仍能保持清醒，他不斷的在鼓勵被屠殺的我國軍民說：

「與其束手待斃，不如跟日本鬼子拚命，一命抵一命，死了也值得！」

有一羣和記洋行的工友們，爲他奮戰不已，除死方休的壯烈精神所感動，打開側門，把他搶救進和記洋行去。可惜這位不知名的連長終因傷勢過重，延到當天午夜，仍然一瞑不視了。

和記洋行牆外鬼哭神嚎，天地變色。尚未及被殺死的我國軍民，還在竭盡一切努力，往和記洋行裏鑽。他們奇跡般的掘了一條地道，從鐵皮牆下直通牆裏。當衆人發出得救的歡呼，沒命的鑽地道進入和記洋行，以爲自己終能在外國人的庇護之下保全一條性命了，然而，更悲慘的命運迅即到來。

因爲日本人向來就不講國際信義，他們在進行罪惡的時候，從來就不賣外國人的帳。九一八、一二八之役對待國際聯盟如此，七七事變，八一三淞滬之戰其於英美法德義諸國亦莫不皆然。在和記洋行牆外倖免於難的我國軍民，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掘了個地道，剛剛鑽進和記洋行。殊不知，日本軍官先已喝令和記洋行的員工打開門來，候了個正着。

於是，這一批「幸運者」便有似乍離虎口，又飽狼吻，在日軍的槍尖脅迫之下，先集合起來排隊，然後再在衆目睽睽之下施以集體屠殺。

那麼，我的朋友宗榮武先生，又是怎樣幸獲生還的呢？說起來也真是危險之至，原來他們是乘着殘暴日軍在和記洋行裏肆意屠戮，亂成一團的時候，和三位同志情急智生，一齊爬進了和記洋行的大烟筒裏，而在滿是煤煙，祇見一小片青天的大烟筒裏躲了三天三夜，在三天三夜裏既不得食物果腹，連喝一口水都不可能，而且還在時刻担心和記洋行一旦重新開工，將會有熊熊烈焰把他們活活焚斃。他們四個人隱身大烟筒的第四天，方有李先生大出意外的在烟筒裏發現了他們，李先生基於同胞愛，偷偷的帶了稀飯再進烟筒裏去，讓他們喫了個够，方再趁着深夜，敵兵無備，悄悄的把他們帶了出來。

殺人焚屍佯死逃生

根據審判戰犯軍事法庭三十六年審字第一號判決書，所縷述的日軍在下關方面的集體屠殺空前暴行，其屠戮較慘者有下列一樁：

「……同月十八日夜間，復將我被囚幕府山之軍民五萬七千四百十八人，以鉛絲紮細，驅集下關草鞋峽，亦用機槍射殺。其倒臥血泊中尚能掙扎者，均遭亂刀戮斃，並將全部屍骸，澆以煤油焚屍。」

幕府山我國軍民五萬餘被屠殺後澆油焚屍一事，當我匿居南京避難時期，我也曾滿腔熱淚，咬牙切齒聽人一再說過的。當時我真不能置信，何以同爲圓頂方踵，萬物之靈的人類，日本人竟會殘忍暴虐到這種程度，將五萬七千多「同文同種」的人，驅往荒郊野外盡行槍殺還嫌不够，居然必欲放一把火，毀屍滅跡。像這樣的殘暴行爲寧非駭人聽聞，試想，連猛獸噬人也得把人骨頭給吐出來吧？難道日本人比猛獸更勝三分？

然而，不久以後，日本人殺人焚屍的傳聞便獲得了證實，這也是出於一位親歷其境，倖免於難的同胞親口告訴我。他是一位警察，於南京城陷後不及撤離，而被日軍抓了起來，與他同時被捉的民衆，約計三千餘人。日本兵把這三千餘名無辜者全部押到水西門外，架起了若干挺機關槍，迫令三千多我國同胞成橫列式站着，這位警察一見情勢不妙，他心中預作準備，一俟槍聲響起

槍彈尚未射到他這邊，立即撲地就倒，臉頰貼向地面，假裝着業已中彈殞命。

這位警察先生還在暗中慶幸他已經逃出鬼門關，就此無恙了哩，他那兒想到，日本兵大屠殺的方式，業已花樣翻新，變本加厲了。機槍掃射之後，不再派兵檢視有否未死者，乾乾脆脆，將全部屍首燒成了灰，使任何一人都沒有留下條性命來的可能。

他躺在地上，心中正自納悶，爲什麼這一回日軍集體屠殺三千餘人，人都死完了，日軍還不撤離。驀的，他的背上受到一次重壓，頓時就使他心驚膽戰，汗毛倒豎。原來是日軍在將一具方死未幾的屍首，壓在他的背上，屍首上的鮮血淌滿了他一頭一臉，他却絲毫不敢動彈，他以爲自己設若動一動，被日軍發覺了，就必死無疑。然而，使他更其無法想像的是，自己背脊上頂着的屍首居然越來越多，多到他支撐不住，無法噤聲，終於發出了呻吟哀鳴，但是日軍却充耳不聞。

左右前後，和自己背上壓着的屍首越發加多了，因爲日軍將所屠戮的三千餘名我國同胞分別堆起了好幾十堆，一堆就有幾十上百具屍首，而這位警察先生恰好壓在最下一層，鮮血一股一股的往下流，使他通身盡濕，簡直就是浸泡在血水裏面，刺鼻的血腥味令人無法忍耐，他拚命的往外爬，起先只想找個空隙讓自己透一口氣，後來便把心一橫，寧願挨槍子挨刀也得趕緊爬出去，否則的話，他準會被槍死。

就在這間不容髮之際，又是一股水流，自上而下的澆到了他的身上，氣味比血腥更兇。他一

聞就知道是煤油，而且已能意識到日軍必定是在澆煤油然後焚屍滅跡了。這位警察一着急，也不知怎的掙出那麼大的氣力，他把背上層層疊疊的屍首給頂開了去，便在日軍引火焚屍的時候，他脫離了他所屬的那一堆屍首。

毒似蛇蠍的日軍，一定是駭怕他們自己會被焚屍的奇臭燻到，因此，絕大部份的劊子手先一步離開，留下來的引火焚屍者，也在點燃了火以後，摀住鼻子匆匆撤離。就因爲有這麼一個空檔，方使那位九死一生的警察，連奔帶跑的逃出大規模的焚屍場。日軍百密終有一疏，他們留下了一個活口，逢人便熱淚長流，嗚咽哽塞的訴說日本皇軍的暴行。

水西門烈女受辱記

水西門的悲慘故事，在南京大屠殺以後，永遠都說不完。有一位道貌岸然，讀過點書，平時頗受人尊重的老者，膝下只有兩個女兒，一個已嫁，一個未婚，南京陷落後先是女婿一時走避不及，被日軍拉了去充伕子，自此不知下落。父女三人正在栖栖皇皇，不知如何是好，有一天，忽然有三名日軍闖進門來，當時老者的二小姐正走過客廳，被首先進門的日軍瞧見，頓時兩眼發直，唇角流涎，連忙回頭告訴他的同夥：他找到「花姑娘」了。

這位二小姐一看大事不好，嚇得花容失色，忙不迭便向樓上逃。與此同時，老者跪下地來，哭着求免，但是三名來勢汹汹的日軍，那裏來得及聽。猛可一把，將老者推倒在地，然後，便嘻

嘻哈哈，噁哩呱啦說着日本話，相率上樓而去。

老者的大小姐，當時也在樓上，一見三名日本兵，色迷迷的搶上樓來，心知這一回萬難逃得掉，她爲了救妹心切，便淚眼漣漣，挺身而出，她原想拚死受辱，救下她尚未出閣的妹妹。然而，日軍人多，一個捺倒了她，另兩個便去滿樓追逐那位二小姐，終以樓小人多，二小姐也落入了日軍的掌握。

老者摔在地上，放聲大哭。他大女兒捨身救妹，在樓梯口出現的那一幕，是他親眼瞧見的。緊接着大女兒大放悲聲，二女兒又在極喊求救，樓上五人，亂成一團，「誰無父母，誰無兒女」，此情此景，叫那位老者耳聞目覩，怎生受得了？可是他已年老體衰，又被橫暴的日軍推了一跤，即使能够掙扎上樓，赤手空拳，怎鬥得過三名凶神惡煞般的日本兵呢？因此，老者在兩個女兒哭喊哀號聲中，心如刀割，傷慘萬分，他只好勉力的爬出門去。多一半，他是想在圖個眼不見爲淨。

然而，當他剛剛爬到大門口，樓梯上，格登格登的，頭一個逞了獸慾的日本兵，將老者的大小姐，讓給他的同夥，手裏拎着褲頭，匆匆忙忙跑下樓來。因爲，南京大屠殺後，日軍固然四出淫掠，一見到中國女子，從十來歲的小姑娘到八十多歲的老太太，一律難逃魔掌。可是，在光天化日之下，當街強暴，連禽獸不如的日軍，也難免神明內疚，作賊心虛，兼以駭怕中國男子拚命報復。所以他們總是三五成羣的四下搜索，一旦找到了中國婦女，也必定是恬不知恥的輪流逞強，逞強時，還得派一個人在外頭把風，就怕有什麼

風吹草動。

這一名搶先上樓而又頭一個下樓的日軍，原是為同夥把風而急急出外的。他一眼瞥見那位老者正在掙扎着往外爬，誤以為他是乘施暴者無備，趕赴門外去求救的，當下不由分說，搶上前去，照定老者的腦心，砰的便是一槍。接着，又是猛一刺刀，刺進了老者的胸膛。

樓上的兩姊妹，正被兩名日軍，捺在地上，糾纏不清，陡然聽見樓下槍響，又是她們父親發出的大聲慘呼。身既被辱，父又見殺，刺骨椎心的深仇大恨，任誰也不能忍受。於是兩姊妹不約而同的奮身而起，拳打腳踢，張口便咬，抱定了決定跟鬼子兵性命相拚。兩名日軍正在恃強逞慾，吃那兩姊妹一陣窮追猛打，於是老羞成怒，取過鎗來，挺起刺刀，向那赤身露體的少女一陣亂戳，兩位烈女終告雙雙殞命。

兩姊妹受辱之後又遭慘殺，三名日軍倉皇的穿好軍衣，呼嘯而去。那時候，挨了一鎗又一刺刀的老者，其實還沒有死，他血流遍體，又掙扎着爬向樓梯口，想要探看一下，那已經慘死刀下的兩姐妹，究竟「怎麼樣了」。然而，他奄奄一息，體力不支，爬行到了一半，仍舊猝然倒地。直到他的左右隣居，看清楚了行凶逞暴的日軍確已離去，鼓起勇氣過來探視，聽老者斷斷續續的說了慘案發生經過，再到樓上，替那一對遍體鱗傷，氣絕身亡的烈女穿好衣裳，回到樓下垂淚的說兩姊妹已一致罹難，老者方才悲呼一聲：

「天啊，這是什麼世界？」
終於血流將盡，一命歸陰。

猥穢下流不類人類

在八年抗戰以前，我沒有到過日本，因而也不知道，日本這個國家民族，究竟淫亂到了什麼程度？我只是在陷落後的南京，看見並且聽說了無其數的日軍如何如何逞強施暴，淫人婦女，我確可以斷然的說：日本鬼子兵的卑劣無恥，證實了他們是人類文明的一大污點，戳穿來講，簡直一文不值！

無可諱言，在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南京陷落以後，日本的縱火焚城，集體屠殺、遍地劫掠、強暴婦女，……在他們所作所為的，罄竹難書的種種罪行之中，最不可原諒的，最足令人切齒痛恨，永難湔洗的，而引起舉世人士同聲撻伐，鄙夷不屑的首先就得數日軍的獸慾橫流，到處姦淫了。

我國審判戰犯軍事法庭，三十六年度審字第一號宣判書，也曾明確的指出：

「……日軍陷城後，更四出強姦，一逞淫慾。據外僑所組國際委員會統計：在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十六、十七兩日，我婦女遭日軍蹂躪者，已越千人。且方式之離奇慘虐，實史乘所未前聞。如十二月十三日，民婦陶湯氏，在中華門東仁厚里五號，被日軍輪姦後，剖腹焚屍，懷胎九月之孕婦蕭余氏、十六歲少女黃柱英、陳二姑娘，及六十三歲之鄉婦，亦同在中華門地區，慘遭姦污。鄉女丁小姑娘，在中華門堆草巷，經日軍十三人輪姦後，因不勝狂虐，厲聲呼救，當被刀刺小腹致死。同月十三日至十七日間，日軍在中

華門外，於輪姦少女後，復迫令過路僧侶續與行姦。僧拒不從，竟被處宮刑致死。又在中華門外土城頭，有少女三人，因遭日軍強姦，羞憤投江自盡。凡我留京婦女，莫不岌岌自危，乃相率奔避國際委員會所劃定之安全區。詎日軍罔顧國際正義，竟亦逞其獸慾。每乘黑夜，越垣入內，不擇老幼，摸索強姦。雖經外僑以國際團體名義，送向日軍當局抗議，而日將谷壽夫等均置若罔聞，任使部屬肆虐如故。」

審判戰犯軍事法庭的這一項判決書，大部份係根據我的指證鑿鑿而裁定。因此，在中外雜誌，我想藉此機會，將我匿居南京三閱月，見聞所及種種，全部和盤托出，由而保全信而可徵的史料。

我中華民國素稱禮義之邦，自古以來長幼有序，男女有別，篤重着倫理道德，女子貞操，高於一切。但是一到七七變作，中日戰起，日本獸兵所到之處，恃強逞暴，遍地淫掠，竟將我國固有的倫理道德破壞罄盡。時至如今，我仍然弄不清楚，日本國內到底是人的世界，還是獸的境域？

——即或說日本是人不如獸吧，但是獸類也有「馬不欺母」的美德呀。我真正不解，為什麼普天之下唯獨日本人，大都是色情狂，一見到異性便無法自制，不顧一切的作躍躍欲試狀。尤有甚者，即令今日北歐的性解放國家，男女和好至少也得以兩情相悅為其先決條件，何以日本獨反其常，每每都是男子徒知施暴，女子甘於受虐，雙方都處於不正常的狀態。

據我所見所聞，在距今不遠的八年抗戰時期

，幾乎所有的日軍每每攻陷一地，耀武揚威，不可一世，祇是認真說來他們的官兵却令人見了徒覺其可嫌而又可憐。凡是曾在淪陷地區就過的人都知道：日軍所陷之處，一旦逮到了中國人，首先便口口聲聲的要索「花姑娘」。「花姑娘」無處找，便退而求其次，要支金錶。連金錶亦不可得，爽性再討香煙。那一般急切貪婪之狀，真是叫人欲哭無淚，啼笑皆非。想不到在這芸芸衆生，大千世界之中，居然也有像這樣猥褻下流的人類。

我極其不幸的淪陷於日軍入據後的首都南京，一住便是三閱月。在三個月之間，頭一次聽到的日軍淫掠之舉，即為南京下關一位八十歲的老婆婆當街受辱。因為那時候所有的少婦長女全都逃進了國際委員會所設置的難民區，偌大南京無一少艾敢於拋頭露面，所以這位八十歲的老婆婆方始莫名其妙的遭了殃。

當兩眼發紅，快急瘋了的日本獸兵在下關街頭，闖上了那位八十歲的老婆婆。一時情急，當街捺倒。他把老婆婆的黑布棉褲一脫，老婆婆一急之下，跟那比她孫子還小些的日本兵發了話：

「我這麼大年紀啦，你還想胡鬧些啥呀？」
詎料那個小日本兵偏就懂得中國話，能聽也能講，他在挺身向前時回答老婆婆說：

「嗨，我又不要妳給我生兒子！」

接着就是一幕慘絕人寰，令人不忍卒觀的悲劇演出。而「我又不要妳給我生兒子」一語，就此成為南京城裏一句含悲忍淚方能說出口的笑話。

從八十歲的龍鐘老嫗，一降而為十二歲的未成熟少女。前一次日軍的卑劣行為，到後一次的殘酷暴行。前者為我耳聞，後者則係筆者目覩。時至今日，我一閉上眼睛，都能髣髴看到那位眉清目秀，天真無邪，黃毛丫頭般的小姑娘。

十二歲女孩遭毒手

十二歲小姑娘的父親，姓周，姑隱其名，他和他的太太，還有這個掌上明珠小女兒，一家三口，全都和我們一起，住在義大利總領事館裏，成為共生死，同患難的夥伴。可是，周先生的母親，却住在中華門外鄉下。周先生孝思不匱，時刻以他獨居鄉間的老母為念。因此，有那麼一天，他便邀集了六位難友，組成一個「下鄉團」，打算渡過中華門的日軍封鎖線。周先生要下鄉探母，其餘六位也想乘此機會，逃出終日殺人如麻的南京城。

那一天，周先生把七人「下鄉團」組織好了，方始到我這裏來備一備案，當時南京城裏風聲鶴唳，草木皆兵。我當然無法阻止周先生他們冒死逃亡，自尋生路，所以我祇問周先生道：

「尊夫人呢，她去不去？」

周先生一臉苦笑地回答我說：

「我唯恐她此去路上或有危險，所以不叫她去。我祇帶我的女兒同行。」

當下，我便不由自主，脫口而出的說：

「依我看來，令媛也是不去的好。」

然而，周先生却絲毫不以為意的答道：

「我女兒不過是個黃毛丫頭，不要緊的。充

其量，把她打扮成個男孩子好了。」

連他做父親的都這樣酒脫的說了，我當然不便再置一喙，否則的話，豈不是反而變成我把人憂天，多管閑事了嗎？當天早上，八九點鐘，我們這一羣難友便幫着他們化妝易服，掩飾行藏。周先生，董先生，和同屋而住的五位難友，七個人全都穿上了破舊襤褸的衣衫，裝扮成爲苦力模樣。十二歲的周小妹妹，照周先生的意思，乾脆女扮男裝，裝束得如同男孩子一樣。

我唯恐周先生身畔所攜的路費，會被日軍搜查出來沒收，還別出心裁的給他想了個主意，把鈔票捲在一張油餅裏，叫他手拿油餅，邊走邊吃，只要不吃到鈔票，儘量避免引起日軍的注意。

臨行之際，再給他們一行八人，詳細的檢點一番。同屋而住的難友們，人人都覺得滿意，似乎他們一行，全無破綻可尋。出城下鄉的七位的裝束，很像苦力。周家小姑娘，更像是個半大不小的男孩子。

於是，連心憂如焚，表面上却不動聲色的周太太在內，我們直把這一隊闖關下鄉的八個人，齊齊目送到街口，轉一個身，倏而不見。自此以後，一心默禱但願他們沒有消息，便是頂好頂好的消息了。

然而，不到兩個小時，我們便看見董先生神色慘沮，氣色敗壞的在跑回來。我一見他，不由心中一緊，忙不迭的向他問道：

「怎麼了，出了什麼事？」

董先生眼中噙着淚水，他坐定下來，便憤憤不平的叫罵道：

「他媽的，日本人簡直是禽獸！啊不！不！他們連禽獸都不如啊！」

周太太嚇壞了，一疊聲的追問：

「董先生，我先生呢，我女兒咧，他們怎樣了，是不是也回來了呀？」

董先生眼睛望着周太太，又湧出了兩股淚水。抽噎片刻，方始滿臉苦笑答道：

「周……周太太，請妳放心，他們很好，而……而且都出城去了。」

女扮男裝一撈即糟

但是周太太覷破董先生的神情，她仍舊驚疑不定，再三的追問詳情，董先生却又礙在當着她的面，有口難言，一個盤詰不休，一個吞吞吐吐，局面越來越尷尬了。後來，董先生無可奈何，便祇好一口咬定，他是挨了日軍的耳摑，方始折回城來，憋了一肚皮氣，所以才說了那幾句憤懣的話。加上我一個勁兒的敲着邊鼓，才把周太太的滿腹疑慮，給打消掉。移時，董先生眼見周太太回她房間去，悄聲的把真情實況一說，我們這纔曉得，一齣令人難以置信的慘劇竟然發生了。

董先生說：他們一行八人，一路順利無阻的走到中華門，方到中華門的時候，日軍便喝令所有出城的人都得排起隊來，接受他們的檢查。董先生他們明知道這一道關口非過不可，祇好硬着頭皮，挨在人叢裏排起了隊。日軍的檢查非常嚴密，每一個人都要搜身。——其實呢，這便是日本皇軍的慣伎，所到之處，攔路打劫，董先生他們八個人先拿出了難民證，日軍不過略看一眼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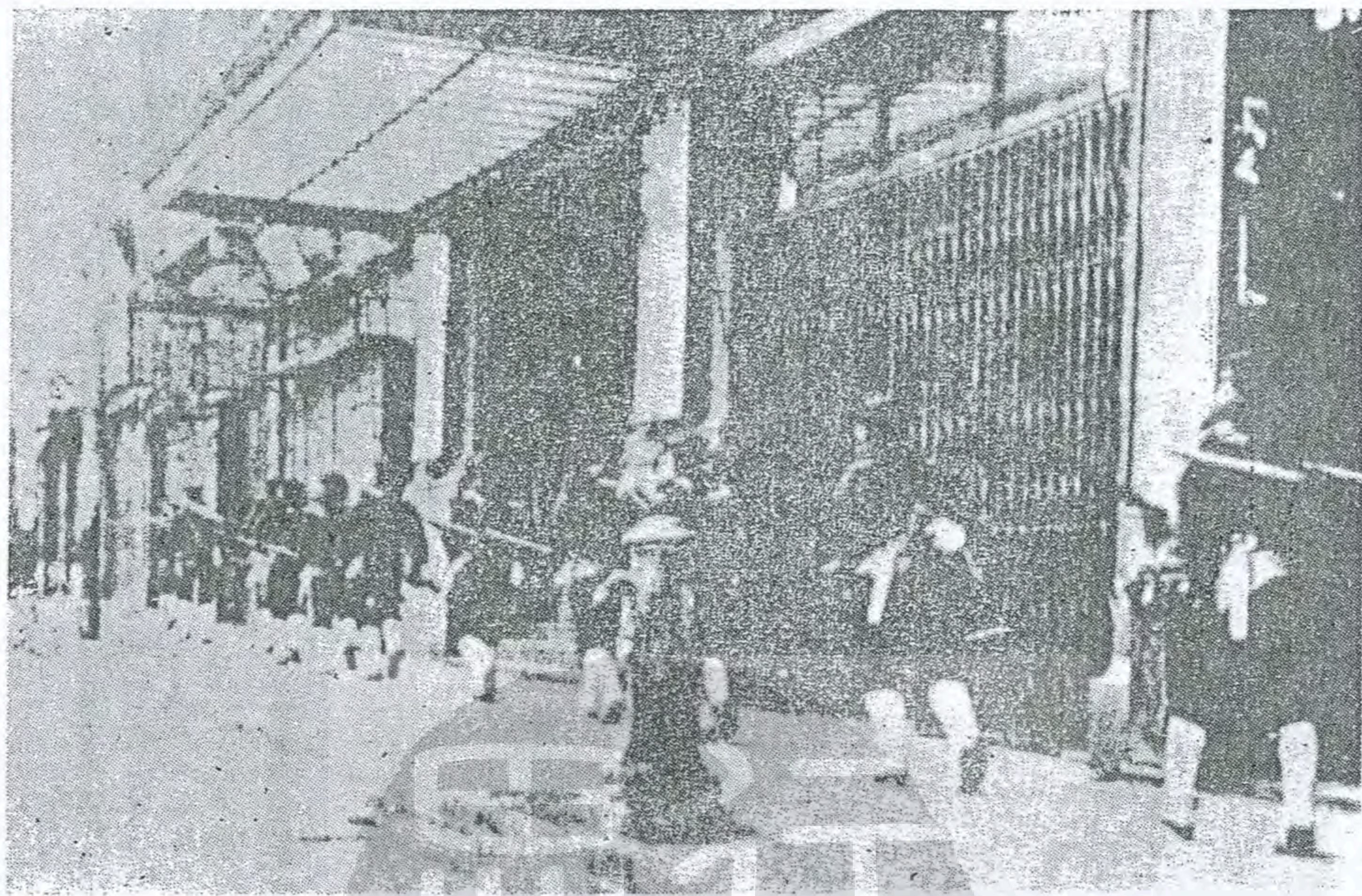
馬上叫他們收回，然後便命他們自己打開衣服，一個口袋一個口袋的搜，幸好他們事先早有準備，人人衣袋裏都有少數的錢，日本皇軍見錢眼開，花花綠綠的鈔票一到手，立刻就揮手放行。他們當然無從料想得到，這八個人絕大部份的錢都

捲在油餅裏面。

八個人全都毫無留難的過了關，僅祇蝕了一筆小財，方自人人慶幸，心情輕鬆的走到中華門外金陵倉庫，忽然聽見後面有一名日本兵在追上來，身上背着一支鎗，他正用不純熟的華語在吼



在日軍的刺刀尖下，我國無辜同胞自屋中牽出，五花大綁，押赴屠場。



大的心驚目怖，區鬧京南入進隊整軍日，人一無聞，道大衢通
。始開即旋殺屠

叫：「站住，站住！」

八個人全都面面相覷的站停了脚步，不知道這一名追趕上來的日本皇軍，又有什麼花樣。他們萬萬料想不到，鬼子兵一見他們站住了，便大步向前，一語不發，單單把周家小姑娘往一間空屋裏一拉。

剩下來的七個人，驚得魂飛天外，尤其是小姑娘的父親，周先生，更是又氣又急，臉上都變了顏色，他正要急起直追，鬼子兵已經將大哭不止的小姑娘拉了進去，砰的一聲，將空屋的門關上。當時，大家

還以為日軍縱使遍地淫掠，對於一位十二歲尚未發育的女孩子，多半不會有什麼非份之想的。然而，當他們七手八腳，把悲憤交集的周先生拉住，免使他遭了就在附近虎視眈眈的日軍毒手，驀的，空屋裏連續的響起了兩次槍聲，小姑娘頓時就停止啼哭，不再出聲了，須臾，又有一聲淒厲的慘呼，從空屋裏傳出，連小姑娘的父親在內，人人都聽得清清楚楚，一個方祇十二歲的小女孩，竟會慘遭鬼子兵的蹂躪，那時候，每個人的胸腔，都有熊熊的烈火在燃燒，周先生憤激得滿面流淚，人爲刀俎，我爲魚肉，在鬼子兵的槍尖之下，沒有一個人敢於冒着生命的危險，把那個正受無情摧殘的女孩子搭救出來。

苦苦等待的那幾分鐘，竟像幾天幾夜一樣的漫長，董先生想起那個小女孩的遭遇，以及自己的坐視悲劇釀成，無能爲力，他憎恨自己，噙着滿眶的熱淚。他再也不忍看那慘絕人寰的父女相會一幕了，他憤憤然的轉身回城，放棄了這一趟可能逃出虎口的行程。

事後回想，董先生方才憬悟，他們在城門口被搜身檢查的時候，那一名無惡不作的鬼子兵，早就發現了周小姑娘是個女孩子。因爲，日軍明知在他們的淫威之下，全南京的少婦長女，逃的逃，躲的躲，易服的易服，連五六十歲的老婆婆，也沒有一個胆敢在日軍跟前拋頭露面，他們爲了防止女孩子扮男裝，居然施出最卑鄙、最下流的伎倆，每當檢查行人，搜劫一空以後，還要在被檢查者的褲檔裏面撈一把，就這一撈一摸之間，少婦長女就再也無法遁其形了。

半老徐娘大遭其殃

周家的慘劇發生以後，不上幾天，居然就在我所住的義國總領事館樓上，被我親眼目擊了一幕人間地獄的慘劇。因為，在義國總領事館的隔壁，有一幢很完美的洋樓，門牆高大而堅固，但在我所住的房間，憑窗眺望，可以把那邊的情景一覽無餘，那幢樓房的主人也是走得不知去向，南京城陷，便有四五十位難民，搬了進去居住。其中有十幾位女子，都是兒女成羣，徐娘半老，總以為鬼子兵不會看上她們的。因此，當鬼子兵第一次前去搜劫時，她們和孩子都未曾躲避。

那一天，隔壁洋樓門外來了幾十名鬼子兵，領章有黑有黃，但却既無部隊番號，又無官長。他們猛力的敲門，難民開門略遲了些，便被他們一把揪住，拳腳交加，打了個半死。直到他們瞥見大客廳裏還有女人，馬上就放了那個奄奄一息的開門者，鬼子兵有的厲聲叱喝，有的碟聲大笑，先把大客廳裏的男人統統攆走，再將半老徐娘們拉了過來，當着小孩子的面，光天化日，明目張胆，就在大客廳裏，把半老徐娘們的衣裳剝得精光，然後集體演出醜劇，三對一，五對一，去而復來，週而復始。被凌辱的女人起先高聲哭叫，往後便祇有聲聲求饒，孩子們幾曾見過這種駭人的景象，一個個的全都嚇哭了。這時候，正淫其母，滅絕人性的鬼子兵，居然會騰出一支手來，拍拍孩子的頭，肆無忌憚的說：

「不怕，不怕！」

「不要哭啊！」

「你媽就來了噢！」

客廳外，庭院裏，那些女人的丈夫們，一個個失魂落魄，面紅耳赤，有人伏在牆上，哀哀的哭，有人雙手抱頭，木立不動，老年人直在搖頭播腦，唉聲嘆氣，也有幾個人背負雙手，在院子裏踱來踱去，他們一臉的焦躁羞憤，抓耳撓腮，跌足太息。從客廳看到庭院，我但覺得胸口一陣陣的抽痛，怒髮上指，握爪透拳，我只有緊緊的閉上眼睛。

還以為這一次集體輪姦，很快的就會成為過去的呢？殊不知，一個獸慾已逞，褲帶猶未繫好的鬼子兵快步走出門來，上了大街，又遇見了一隊鬼子兵，又是好幾十名。於是，鬼子兵呼朋牽侶，輕佻詭譎，那一批還在辣手摧花，這一批緊

跟着又一哄而入。一批又一批，川流不息，大客廳裏備受荼毒的女人，已經有氣無力，連呼救聲都發不出來了。

日寇陷我南京，姦淫燒殺，無所不用其極，使南京城成為鬼域境域，恐怖地帶，沒有一個男人，敢說自己活得到明天，沒有一個女性，敢說自己能保得住貞節。固然，也曾有人在說，鬼子兵是相沿軍閥時代，攻城掠地的惡例：縱掠三日，封刀安民，過三天就不會有事了。然而，三天，一個禮拜，一個月……猶仍不見停止，甚至於三個月後，都還在四處搜劫，遍地淫掠如故。在南京城裏苟延殘喘，忍辱偷生的同胞們，只有無語問蒼天，幾時能够重見天日呢？

(未完待續)

中外文庫
第五種

中外人物專輯

第一輯 定價拾捌元
汪公紀 等著

中外人物為中外雜誌最大特色。既富史料價值，又饒有閱讀興味，篇篇都是膾炙人口，百讀不厭的佳構。第一輯定價十八元，郵購請寄郵票或將書款交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。

「中外人物專輯」第一輯要目：

- 汪公紀：憶吳鐵老。起飛聲中憶尹仲容。
- 張振玉：十三經譯人理雅格。
- 王康：蔣百里自戕浴愛河。
- 朱家讓：于峻吉辦逆勢外交。
- 楊却俗：白崇禧的毀譽。

易恕孜：湘綺老人及其門下三匠。

- 蔣君章：丁文江二三事。
- 張森：吳佩孚的患難之交。
- 王成聖：班禪九世一生神跡。廣東宿將黃慕松。中國哲人郭秉文。
- 王培堯：將軍與詩人。